



高級組 優秀文章

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蔡添威

題目：未來社區：我想保留的特質

傍晚六時，廟街的燈泡逐一亮起，像一條甦醒的光龍。霓虹招牌「廟街小廚」的「廚」字缺了一劃，孜然與椒鹽的香氣卻完整地漫過攤檔。賣唱的阿伯架起擴音器，《天涯歌女》的沙啞聲線與旁側五金行的敲打聲交纏。這裏是香港油麻地廟街——一個被時間浸漬，卻在都市巨輪下咯吱作響的社區。若問我對它未來的期望，我寧可不談「改變」，只想談「保留」：保留那份屬於市井的、混雜的、在縫隙中生存的韌性之光。

廟街的珍貴，首先在於它是一卷活着的歷史記憶。這裏沒有博物館的玻璃櫥窗，歷史是溫熱的：寮屋改建的唐樓外牆，水漬與招租單層層覆貼，如同歲月的皮屑；「美都餐室」的綠鐵窗花後，仍供應着一九四九年開業時的焗豬扒飯。我訪問了七十三歲的玉器攤主陳伯，他指甲縫嵌着洗不淨的灰泥：「我阿爺日治時期就在這擺檔，那時賣的是日軍偷來的懷錶。」在他身上，我看見廟街的本質——它從未「純粹」過，總是在混雜與適應中存活。這種草根的歷史實感，比任何教科書都更能教導我們：一座城市的根基，往往在這些看似凌亂的街巷之中。

然而，這種特質正面臨消亡。地產項目「油麻地戲院重建計劃」已吞噬部分舊樓，連鎖藥妝店取代了傳統涼茶鋪。更深的危機在於無形生態的瓦解。廟街不僅是地理空間，更是一套約定俗成的「街坊秩序」。賣煲仔飯的「興記」會讓夥計替相熟菜檔收攤；廟街榕樹頭的「平民夜總會」，歌者與聽眾間有一套不言而喻的打賞規矩。這套由時間磨合出的社會經絡，才是社區真正的靈魂。一旦被「主題化」、「商場化」的規劃介入，這些脆弱而精妙的連結便會斷裂，徒留一副觀光的空殼。

那麼，如何讓這縷市井之光歷久常新？我認為關鍵在於「有機的保留」——不是凍結成化石，而是讓其內在生命力得以延續。具體而言，或可借鑑台北大稻埕的「文史活化」經驗：由非營利組織與學者合作，為老店進行「技藝紀錄」，將口述歷史轉化為可觸摸的導覽故事；同時，推動「小規模空間再生」，例如將閒置的二樓唐樓，以低租金提供給年輕藝文工作者，讓新舊文化自然對話，而非粗暴置換。



更深層地，保留廟街，是為了對抗一種全球性的遺忘——對生活質地與人性尺度的遺忘。在玻璃幕牆的金融森林裏，廟街的侷促與喧嘩，反而成了一種救贖。它提醒我們：城市不僅是效率的機器，更是情感的容器；進步不必然意味着整齊劃一，有時，「雜亂」本身，就是一種抵禦同質化的珍貴能量。

夜幕漸深，我站在廟街與文明里的交界。身後是潮流酒吧的電子音浪，眼前是算命攤幽微的燈燭。這條街，像香港最後一道固執的皺紋，不肯被時代的熨斗抹平。未來，或許部分攤檔終將消失，但只要那榕樹頭下仍有即興的粵曲，只要午夜空氣中仍有炒蟹的鑊氣，廟街的精神便仍在呼吸。我們要保留的，從來不是某個具體的招牌或磚瓦，而是這份讓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故事，都能在城市的夾縫中找到一席之地的「包容與韌性」。這縷黃昏時分亮起的光，微弱卻頑強，它照亮的不是過去，恰是一座城市在未來洪流中，不致迷失的座標。

註：得獎作品旨在記錄及分享參賽學生當下的處理內容及創作能力。大會以原稿完成評審工作後，在不損作品文意及行文風格的情況下，進行校對及修訂。大會已盡力確保所刊載的資料正確無誤，惟資料只供參考用途。